



李村河公园亲水平台。(张文艳 摄)



李村河公园今貌。

童年记忆 天然童乐园 四季皆是景

“我藏有两张大约五、六岁时在河边拍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依稀领略李村河的绰约风姿，弯弯的河水伸向远方，两位妇女正在河边洗衣服，河边的树木和远山依稀可见，后面的楼房是老崂山医院，平房是东庄。当时的河水清澈见底，还有小鱼小虾在游动，孩子们在水里嬉戏玩耍，不时传来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这是贾晓蕾女士童年的记忆。在网上意外发现她在李村河的旧照，半岛全媒体记者立刻联系上了她，她说，照片是邻居借了弟弟的相机照的，要知道，在当年，能拍照片是件“奢侈”的事情，所以贾晓蕾非常珍惜这两张照片，也很感激邻居。

李村河伴随着贾晓蕾的童年，所以一点一滴她记得清清楚楚，“我出生在李村河边，先是住河南，后又住河北，共15年，几乎天天和李村河打交道，可以说，李村河是看着我长大的，李村河珍藏了我童年以及少年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冬天，河面结冰，他们会踩在上面滑冰，遇到冰薄的地方，则会踩出咔嚓的碎裂声。男孩子在冰面上打陀螺、玩雪橇；春天，踩着石头过河，免不了弄湿了鞋。遇到下大雨就麻烦了，老桥被淹了，从河南到河北的李村上学，还得挽起裤腿蹚过去。当然，下雨也有好事，不时能从下游捡到梨、桃子、甜瓜之类的蔬果，那是上游的农民种植的。水的一头是惋惜叹气，另一头则是欢天喜地；夏天，河边上到处都是洗衣服、洗菜、洗头的居民，大人们干活，孩子们玩耍，那种欢快，让孩子们乐不思蜀，甚至都忘记了上学；秋天，河水少了，为了汲水，人们就到河床上掘一个长方形（长七八十公分，宽四五公分）的坑，就会有水渗出来。刚开始有点浑浊，沉淀一会儿，就变清了。贾晓蕾特别爱干排队打水的活儿，即便因为等得时间过长冻得瑟瑟发抖，仍然乐此不疲。

“李村河就像我们的母亲温柔而善良，不仅哺育了我们的身体，也滋润了我们的心田，它把一切都给了它的子女”，贾晓蕾说，离开李村多年后，她后来再去李村河，已经变了模样，河水变美了，却难以找寻到童年的影子了。

为了寻找旧日的记忆，3月12日，贾晓蕾专程旧地重访，站在当年拍照的位置，自拍留念。

“我的母亲就是八医的医生，所以我专门找到八医旧址”，贾晓蕾告诉记者，每次到李村办事的时候，都会过去看一看，当年的记忆会一下子涌上心头，“我小时候的物质生活没有现在这么好，性格也比较内向，也有一些令我至今都感到恐惧的经历，比如我家住的地方靠着医院太平间很近，附近还有一个防空洞，这些都令我非常害怕，晚上都不敢上厕所”，尽管恐怖的经历给贾晓蕾的童年蒙上了阴影，但李村河带给她的快乐她记得清清楚楚，那些有趣的经历让她感到温暖和欣慰。

青岛作家胡宝星对李村河也记忆犹新，“我对河北村比较熟悉，是因为我二姨就住在河北村，我和二表哥从小关系就很好，所以我往二姨家跑得比较腿顺，有时候还会在二姨家住上一两天。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经常跟着二表哥到李村河的河边玩耍。李村河的夏天中午非常炎热，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会在岸边的树荫下面玩，或在地上坐着、或在地上躺着，阳光照在杨柳树的绿丝绦上，那柳丝葱葱茏茏，好像在我们头顶撑起了一把金光闪闪的遮阳伞，遮挡住了那炽热的阳光，我们感觉不是太热。有时候，我们也会下到河里戏水玩，赤脚走在河水中，河水在双腿间川流不息，偶尔还有鱼儿在我们的腿缝里溜过，淌水走在河中，欣赏着李村河的两岸，两岸有永远看不厌的风景，不知疲倦的少年时代，我们的心总是快乐的”。

蒋勋在《美的曙光》中写过：一个丰富的城市文明，会不断地以这条河流作为一个中心点，发展出文化的年轮。李村河就是青岛城市文化年轮的中心点之一，它雕刻着历史的印痕，百姓的记忆，并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为新一代又一代的青岛人重铸碧绿的阳光……

喜怒哀乐 怒时似惊雷，静时迎村民

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春风拂过，带起一阵阵涟漪。多次探访李村河，平静，一直是李村河带给半岛全媒体记者的印象。

然而，再宽容的河水，也有发怒的时候。

翻阅历史档案，平静的李村河也曾愤怒过，咆哮过，用泛滥的河水吞噬过它挚爱的土地。据《胶澳志》记载，“李村河全长二十余公里，河口宽三百公尺，平时水量枯竭，遇雨则洪流横溢，与白沙河相似。河口附近平日水幅仅一公尺乃至三公，水深约二公分。”李村河发大水的时候，百姓们每天提着嗓子过日子。1961年，李村就发过一次大水。亲身经历的百姓们仍对此记忆犹新。刘锦说：“那年的发大水，山洪似惊雷涌来，京口路东侧的河沿上的崂山医院南墙伸向河床去的几个墙垛子把洪水挡住了，这么一来，力量改向南，把河南岸上的几家住户的房子扫入河中，眼看巷笼桌椅滚入水里，众人侥幸逃命。”当时的惨状可见一斑，眼看先人苦苦经营的村庄被毁，百姓都心疼不已。但物件的损失还在其次，人命关天，大水来临，人们最大的期盼不过家人

平安。

“1961年农历七月十五，天降暴雨，河水涌上河沿，村后的泄洪沟由于雨大、堵塞、不畅通，大水从房屋的后门往里灌，南村的人没有一个敢在家待着，纷纷躲藏。”记载里还说，“一个妇女生了孩子在家坐月子，连炕都淹了，只好抱着孩子到亲戚家暂避一时。大多数百姓连屋内的东西都来不及拿，就赶快跑到亲戚朋友家躲避水灾。”河流的发怒方式可不止一种，不仅发过大水，还被堵塞过。鲁勇先生也告诉记者，“原来李村没有那么多住宅，没有那么多住宅。后来人越来越多，下水的时候，带下来的污泥、垃圾，导致河流被堵。”

家住河南村的贾晓蕾当年也遇到过李村河发大水，“当时我大约十岁，夜里屋里突然进水了，而且水越来越深，我们不得不连夜逃难，住在河边的人全部拖家带口、连背带抱地蹚着齐腰深的水离家投奔亲友，我们则到北山的朋友家住了两宿”。

发水之后的李村河，阳光照耀，河水泛着崇光，恢复了平静。因为有大雨的补

给，李村河的流量也达到了最佳，这口发源山涧的活水，可谓甘甜可口。刘锦说：“多年前李村河两岸的村民，都是到河里取这口感最佳的山泉水饮用，就连河北村京口路上开茶炉的老曹家，用水量比普通人家多得多，也是推着二把手小车到河滩来取水。”至于取水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简单却洞藏着最朴素的哲理。“村民们取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沙滩上扒个窝，放上个没有底的圆斗（柳条或棉槐条子编的筐子），一会儿，清亮洁净的河水就渗满圆斗窝了。从河里取水是要带着瓢来舀的，于是用水瓢从水窝里向水桶里舀满水挑回家，成了李村河滩里的一道风景。”当时李村的村民都是靠这河水生活，去河滩上挑了水，用在每日的柴米油盐、洗衣浇地里。世世代代的李村人，吃着李村的河水，也慢慢在李村扎了根。张新波在《东北庄村》一文中记载，“河北村人吃井水时已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李村基督教堂里有位传道员的太太，大家称她李师娘，她自己掏钱为村民打了一口机井，结束了河北村的村民们吃河水的历史。”



贾晓蕾童年照。(受访者提供)



贾晓蕾身后是洗衣的村民。



重访旧地，在同一地点自拍。